

# 琼州双娇



(下)

林锋著

# 琼州双娇

下集

林 锋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5·海口

## 第十一回 冒险夜探琼州府 明义且上五指山

空山寂寂，重峦幢幢，在怪石嶙峋的五指山区，在茅草丛生，荆棘成簇，碎石凸凹的古道上，两个佩剑女侠，似猿奔兔突，迅速穿行。一个年逾七旬，却生得乌发红颜，毫无龙钟之态，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左右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是个中年艳妇；另一个长得眉蹙青山，目频秋水，如花似玉，倾国倾城，美若天仙，年纪只有廿岁光景，看上去是母女俩。以她们的脚程之快，行家一看便知，她们身具上乘武功，轻功卓绝。她们正自黎母山来，到琼州府去，读者一定猜得出来，这两个女剑客，是周琼花和吴海星母女俩。

不错，这两个女剑侠，正是大名鼎鼎的琼州武林女侠周琼花和吴海星。她们母女俩应五指山派掌门和黎母山派掌门人邀请，分别到五指山和黎母山观看当年论剑的地方，游览了风景秀丽的名川胜地，古代遗迹，热带雨林，珍稀动植物，名花异卉，饱尝了新鲜瓜果，转瞬已过两个月，今天才辞别黎母山派掌门人王重山，自黎母山而来，到琼州府城去。

出了山区，眼前一片空旷，极目远眺，白云底下，有一队偶尔发一两声鸣叫的人形队列大雁飞来，象征着琼岛这时已是冬天。海南虽然一片葱翠，敢情中原大地，已是雪飘冰封群雁南徙，在岛上安家度冬。

路上渐有行人，周琼花母女不便施展轻功，以免引起路人惊骇。一日，来到琼州府西面的永兴墟，虽然时近晌午，赶集的人尚未散尽，还有不少果农在摆卖柑桔，在和水果商人讨价还价，吵嚷不休。

永兴墟离琼州府城二十余里，以四大特产闻名，一是荔枝，二是柑桔，三是壅羊，四是蜂蜜。此时正值柑桔成熟收获季节，金黄色的柑桔飘着诱人的酸甜幽香，令人垂涎欲滴，食欲大振。

周琼花走得又饥又渴，叫吴海星买几斤柑到酒饭店中解渴。吴海星买了几斤上好的盘柑（盘柑是永兴优良柑种，以少仁汁多甜美无酸、入口甘爽出名，其果形扁平象盘子，因而得名。），正走回去，忽然被人碰了一下，手里一轻，手中柑已被人抢走。吴海星忙施展擒拿手向那身影一抓，竟然抓了个空，不由得一怔。

要知吴海星这一抓，乃是得自徐天成的真传，是一招精妙的擒拿手法，百抓百中，从不落空。不料这一抓竟然没有抓中，一怔之下，忙向那人一看，早见周琼花身形一闪，拦住那人去路，冷笑道：“朋友，招子放亮一点，我们妇道人家，是好欺负的么！”

那人见面前这妇人身躯一晃，已经拦住去路，迅似鬼魅，也是不由得一怔，忙把手里盘柑向吴海星抛去，笑道：“我自跟这女娃开个玩笑，你何必多管闲事。”

周琼花冷笑道：“开玩笑，你认识她？”

那人也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识得她？她是你的什么人，值得你多管闲事！”

周琼花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哼，我不但识得她，还是她的母

亲呢。”

那人捧肚大笑道：“天底下有指鹿为马之事，几曾见过有在市井之上乱指人为子的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奇哉怪也！”

周琼花问道：“你说我是冒认？”

那人哈哈笑道：“我不知你是否冒认，但我知道她是个孤儿，父母早被人害死啦！”

周琼花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快说！”

那人冷冷说道：“我何必告诉你。”

周琼花怒道：“你既不说，我只好得罪啦！”说着，就要出手。

这时吴海星已跑过来，看清了那人的脸庞，急忙叫道：“母亲，他是甘舵主！”

周琼花一怔，道：“星儿，你认识他？”

吴海星道：“唔，孩儿认识，他是海南丐帮甘舵主，是孩儿的朋友。”

那人听吴海星称呼妇人做“母亲”，也是不由一怔，问道：“星女侠，她是你母亲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吴海星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们且到酒饭店里，边吃边谈。”

甘凤听说大喜，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，吞了一口口水，道：“我只好叨扰两位啦，真是不好意思！”嘴里如此说，却乐得手舞足蹈。

周琼花笑骂道：“做乞丐嘛，本来就是张口乞讨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”

到酒饭店中坐定，吴海星这才向甘凤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师娘，也是我的义母。”

甘凤听罢，连忙赔礼道：“哎哟，原来是周女侠，已故舵主常提起您，恕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！”

周琼花忙还礼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甘少侠不必客气！”

甘凤道：“谢女侠！”这才重新坐下。

吴海星向甘凤笑道：“甘舵主，这里又有什么名菜，请甘舵主叫来。”

甘凤喊来店家，吩咐道：“来一个完整壅羊火锅。一坛荔枝酒，一坛桂元酒。”店家答应了去，泡上一壶热茶请三人喝。甘凤这才对吴海星母女道：“说到永兴四大特产，乃是壅羊、荔枝、柑、蜂蜜。永兴是马鞍岭火山岩地，土壤肥沃，盛产荔枝、柑桔，不仅荔枝柑桔闻名，每当荔枝、龙眼、柑桔开花时，蜜蜂成群，采花粉酿的蜂蜜，不仅甜度高，滋补身体，而且药用价值很高。说起永兴壅羊，可同万宁县的东山羊相媲美。永兴壅羊主要靠人工饲养，把刚生下的羊羔关在黑暗的房屋里，壅起来，由人工采刈树叶、青草等饲养。这些由人‘拥’起来饲养的羊，鲜肉肥嫩骨软，入口香滑，鲜美无比，拿来下火锅，更是味美无比，吃饱不腻。至于荔枝酒、桂元酒，就是永兴人把荔枝果和龙眼果，剥下果肉，晒成果肉干，用独特的方法酿制而成，喝了清肝润肺，健胃健脾，既可治病，又可滋补身体。”

周琼花听甘凤侃完，笑道：“人说叫化子是贱骨头，却尝尽天下美味。听舵主这么一说，还没有吃，我的食欲早已大振啦！”

三人正大笑间，店家已端上火红的木炭风炉，装上火锅，端来一大盆调好酱料的生羊肉，一坛荔枝酒，一坛桂元酒。三人待锅里的清汤滚沸，用筷子挟了羊肉，放在滚热的汤里一

拌，趁热而吃，果然鲜美无比，食欲大振。

海南的冬天，气候凉爽，正是围炉食火锅进补的季节，壅羊肉配以当归、杞子、北芪、党参、熟地、淮沙百合和红枣这八大中药，不仅味香，而且大补身体。周琼花和吴海星酒过数巡，已是脸绽梨花，星目微伤，恰似出水芙蓉，宛若雨后荷花，艳丽无比。甘凤这时有了几分醉意，见周琼花母女艳如桃李，美如天仙，千娇百媚，却又掩不住一股豪爽英姿，饶是他自小练童子功夫，有很高的定力，平生游戏风尘，不近女色，也不由心中一荡。甘凤心里暗道：“我身为世人鄙弃的贫乞丐，能同两个美如天仙的女子在一起喝酒叙谈，真不知几世修来的艳福！”心中得意之极，不禁露出一副狂态。

周琼花知丐帮中人由于出身贫穷，一生坎坷，因此愤世嫉俗，往往装疯卖狂，游戏人间，发泄心中的愤怒。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做过乞丐，颇受丐帮的拥戴，而今大明朝亡，甘凤等丐帮中人，心怀故国，憎恨满清鞑子，更胜几分。于是，倒了满满的一杯酒，说道：“今日初会甘舵主，我敬舵主一杯！”

甘凤连称“不敢”，慌忙端起酒杯道：“周女侠乃是琼州府武林的泰山北斗，侠名满天下，星月双娇初覆江湖，却已威震武林，名头响亮，礼应我敬周女侠母女才对！”

周琼花母女齐道：“过奖！”跟甘凤同干一杯。

甘凤干了杯中酒，坐下问道：“周女侠，你母女如何来到这里？”

周琼花柳眉一竖，道：“去琼州府，报仇！”

甘凤歉然道：“在下获悉徐大侠被肖小所害，无限悲愤，因丐帮帮务羁身，无法前往吊唁英灵，抱歉之至！”

周琼花道：“清兵入琼，丐帮是江湖大帮，必须应付改朝

换代的剧变，这是必然，甘舵主何必抱歉！”

甘凤好生感激道：“难得周女侠如此深明大义，宽宏大量，但晚辈心中还是不安。已故舵主生前称赞贤夫妇，说武林中他最敬佩的，只有贤夫妇两人。”

周琼花道：“当年五指山论剑，已故舵主也曾前往的。论完剑后，他还陪我们喝酒，直喝到大醉如泥，方肯下山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甘凤忽道：“周女侠，听说你母女帮义军攻打琼州府，可不能白天进城去。”

周琼花道：“那是适逢其会，帮了义军一次小忙，说不上帮义军攻打琼州府。甘舵主，你说为何白天不能进城去？”

甘凤喝了一口酒，夹起一块羊肉，舀着一汤匙羊汤，吹了吹口气，把汤喝下，用袖拭着油腻的嘴，这才说道：“你们那次帮了义军的大忙，张梦安、吕得光、王秦坚和曾龙早报告了清兵征南元师索额隆，绘了你等图像，悬在城门之上，要按图捕捉你们。两个月前，刘正前辈路过琼州，要不是遇我和丐帮弟子出城，叫他绕城而过，几乎误了大事。”

周琼花道：“这几个奸贼如此可恶！总有一天，叫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。”

甘凤接道：“那次义军进攻琼州府，震动大清朝廷，增派大批清兵来琼，又调派一名汉人文官史书凤协同索额隆镇守琼州。史书凤虽是汉人，不学无术，但却奸诈得紧，比索额隆狡猾得多，又跟吕得光和张梦安攀上了亲戚，广罗武林败类，更自安南聘请大魔头武大忠来琼，专门对付琼州武林侠义道。听说武大忠的武功同中原武林各大门派皆不相同，乃是吕得光和王秦坚之妻阮玉姬和阮氏梅的师伯。由这帮败类



结成死党，横行琼州，索额隆则对他们言听计从，使他们更加嚣张。进出琼州府的人，盘查甚严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”

周琼花怒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更要进城去，纵然是龙潭虎穴，也要闯他一闯！”

甘凤沉吟半晌，忽然说道：“有啦，这样可以进入琼州府城。”

吴海星急忙问道：“甘舵主有何妙计，可以进入琼州府城，快说出来听听。”

甘凤笑道：“我会易容术，只要给你们易容化装，把你扮成一个老婆子叫化，不就可以进去啦。”

周琼花笑道：“这个办法好。”

吴海星撇着嘴道：“不，我可不愿扮老太婆，更不想扮叫化婆，叫化婆又有乜好了！”

甘凤笑道：“好好好，你不愿扮老叫化婆，就扮个臭小子如何？”

吴海星道：“臭小子又有什么好？”她眯着眼睛想了想，笑道：“我要扮个大胡子。”

甘凤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你体态说话都不象大胡子，一盘问就露馅啦！”他模仿着吴海星的口吻道：“扮大胡子有什么好？”

周琼花大笑道：“甘舵主，别听她的。你快给她买套臭小子的衣服，给也打扮打扮。”

甘凤到街上买衣服，周琼花母女付了帐，甘凤买了衣服回来，一起到墟外一片荔枝柑桔林中。甘凤拿出两颗易容丹，教给周琼花母女易容之术，自走出林外路旁等候。

一会儿，周琼花和吴海星走出林来。周琼花扮成一个老

年贵妇，吴海星俨然成为个翩翩贵介公子，甘凤也几乎认不出来，禁不住喝声彩，又教她母女俩如何捏着嗓子说话，以免给人看出破绽。

三人来到琼州府城西门，王秦坚和曾龙正带着一小队清兵，在盘查进出城之人，果然认不出周琼花母女俩。吴海星却手按剑柄，要拔剑杀王秦坚和曾龙两人。周琼花忙摇头示意，叫吴海星不可发作，以免误了大事。

王秦坚见吴海星怒容满脸，不知这贵介公子是谁，生怕得罪了哪个官员，赔笑道：“这是例行公事，请公子不要见怪。”

吴海星狠狠瞪了王秦坚一眼，恨恨走开。曾龙是条瞧人眼色行事的懒皮狗，忙一扭脖子，耸肩膀，眨着眼，满脸堆笑道：“老夫人好走，怎么不坐轿啊？”

周琼花以鄙夷的眼光瞥了曾龙一眼，哼一声道：“哼，我不象你会享‘清’福，也不会象你那样会摇尾乞怜，却硬充是人！”

王秦坚和曾龙却不脸红，也不知他俩听不懂是被人骂做摇尾乞怜的狗，还是慑于周琼花的威势，连声说道：“老夫人教训得是！”

甘凤在前，把周琼花带到马街一个清兵管带的家门前，叩门道：“黄大哥在家么？”

门里走出一名清兵管带，瞧了周琼花母女一眼，忙道：“请！”把甘凤和周琼花母女让进屋里，关上木门，把他们请到厅上坐下，亲自端上茶来，请他们喝。

周琼花母女见甘凤这位“黄大哥”竟然是一名清兵武官，不由暗暗奇怪。甘凤看出周琼花母女的心思，忙介绍道：“这位黄大哥名文礼，原是大明琼州府镇台大人，不肯投降清兵，

力主抵抗，被蔡甲荣在议事时给他喝下迷药，成了清兵俘虏。他本来不肯投降清廷，是在下劝他暂且忍辱负重，暂留清兵之中。索额隆因他不愿投降在先，不肯重用，只给了他个带兵管带之职。”又向黄文礼介绍道：“这是誉满武林的周琼花女侠，这位是周女侠的义女吴海星女侠，是琼州武林后起之秀，那次夜里救戒严大师和许嗣忠公子的，正是她。”

黄文礼忙拜道：“原来是周女侠和吴女侠光临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周琼花忙还礼道：“黄大人不必多礼。我母女来得唐突，还请黄大人见谅。”

黄文礼道：“周女侠说那里话，我喜欢还来不及呢。周女侠母女光临，在下不胜荣幸之至。”说罢，忙命手下备办酒席，给周琼花母女洗尘。

甘凤把琼花母女要进琼州府找张梦安、吕得光、王秦坚、曾龙等人报仇之事，说给黄文礼听。黄文礼慨然说道：“这伙败类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在下定全力帮助。不过，在下意欲周女侠母女小住几天，待在下通知手下，暗中做好准备，以便接应。”

周琼花谢道：“黄大人的好意，我母女心领了。但是，江湖上的报仇凶杀，非比寻常，况仇家又投靠了官府，当了清廷的鹰犬，所谓打狗伤主。黄大人何必为我母女报仇之事，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得罪同僚，难以安身立命？”

黄文礼不悦道：“周女侠说这样的话，就是瞧不起在下了！在下虽然不得已而投降清廷，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耻于苟活，岂可同那些卖国求荣，甘当鞑子鹰犬之辈相比！”

周琼花见黄文礼说得真情流露，忙解释道：“我只是不愿

连累黄大人。”

黄文礼叹道：“我闻清兵要攻打琼州，把妻子遣归故里，欲与清兵决一死战，为大明朝尽忠。不料蔡甲荣那奸贼听信吕得光和王秦坚这两个奸徒的谗言，下药迷倒了我，使我落得个不忠不义的臭名，周女侠也信不过我！”

吴海星忙道：“黄大人，你是个忠臣，谁不敬仰。我母亲是为大人着想，不愿为自己报仇私事，连累大人。既然大人深明大义，帮助我母女报仇，我们正是求之不得！”

黄文礼大喜道：“难得你母女瞧得起我。士为知己者卒，为除国贼而死，为女侠报仇而死，死而无憾！”

甘凤一直默默坐在一旁，这时插嘴道：“黄大哥，刚才周女侠所说，确是实情。这次周女侠报仇，不论成功与否，如果你要援手，琼州府你是决计呆不下去的了，还是先有个打算才好，难道跟我当叫化子不成！”

黄文礼道：“大义所在，做个小叫化何妨！”

周琼花笑道：“黄大哥如非要出手，须依我一件事。”

黄文礼慨然道：“别说一件，就是一百件，一千件，在下也依得！请周女侠直说。”

周琼花道：“黄大哥乃是大明武将，深通战伐韬略，义军那里正缺少军事人才，如果黄大哥愿意到义军那里去，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。”

黄文礼见周琼花改了称号，叫自己“大哥”，显然是把自己当朋友看待，当下大喜，满口答应。这时手下已置好酒席，黄文礼请周琼花母女和甘舵主入席，饮酒畅谈。

第三天，黄文礼准备就绪，甘凤也向丐帮弟子作了布置，决定由周琼花和吴海星夜探琼州府，找仇人报仇。黄文礼情

知琼州府中高手如云，清兵猛将集结于此，周琼花母女纵然本领通天，也难出入自如。要想在琼州府中刺杀仇人，除非已练成始祖入云龙公孙胜百步之外以剑气伤人的本领，方能成功。否则的话，要想全身而退也难。但他听甘凤说过，周琼花母女仇深似海，不敢劝阻，只好和甘凤做好周密准备，暗中接应。

次夜，风高月黑，正是夜行人出没的大好机会。所谓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。周琼花穿上夜行装，佩上宝剑，刷地一声，飞上房顶，施展轻功提纵术，向琼州府疾掠，吴海星紧随其后。

不一会，周琼花和吴海星悄无声息地来到琼州府衙大厅之上。府衙后院一间宽敞的瓦房，画梁雕栋，烛火辉煌，正在猜拳行枚，饮酒作乐。周琼花向吴海星打了个手势，一齐纵身而起，使个“比翼双飞”的身法，象两片枯叶，轻飘飘地坠落在瓦面之上，听下面饮酒阔论。

但听一个翁声翁气的声音道：“徐天成死了，琼州武林再无厉害人物，眼下就是南宫老前辈武功最高了。”说话的声音是吕得光。

王秦坚哈哈笑道：“除去徐天成，却是吕师兄的功劳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”

张梦安尖利的声音道：“害死徐天成，你师兄弟虽然功不可没，但要是没有火龙帮主的独门毒药，假如不是索大帅及时派邵将军和卞将军带兵围剿，合众人之力围攻，一个月之后徐天成把体内之毒除净，又有谁能制得住他！”

傅冬那轻浮的声音道：“你们对徐天成总是谈虎变色，把他吹得天上少有，地下全无。其实，徐天成当年乃是合妻子

之力，以二敌一才勉强赢了南宫显老前辈一招。而今南宫就前辈经过廿余年的潜修苦练，武功不知胜过以前多少倍，何况当年南宫就前辈和乃兄难分伯仲，这次出山，为的就是要找徐天成报当年五指山论剑之仇，不料徐天成早被你们这些不成器的东西用毒害死，使我们无缘一睹南宫前辈的武功，还胡吹大气，说什么功劳！”

吕得光怒冲冲的声音道：“傅冬，你当年抢亲，要不是我师兄弟说情，你还能在此说闲话么？你说南宫前辈武功盖过了徐天成，那天战场上碰上了他的弟子，为何不将她擒来出气？”

傅冬冷笑道：“南宫前辈何等身份，岂肯欺负一个小辈！”

傅冬话音刚落，南宫就和一个苍老的声音齐喝道：“着！”手中酒杯忽然向屋项抛去，两个酒杯冲破瓦面，迳向周琼花和吴海星的面门飞来。酒杯虽然在击破瓦片时消去一些力道，余势竟是劲急非常，隐隐挟着一股破空之声。

原来，正当傅冬说到南宫就不肯出手欺负一个小辈时，吴海星想起刘正讲述当时的情况，南宫就不但出手，而且是吃了亏的。虽说以南宫就的真实本领，未必便输与吴海月，但傅冬却隐瞒实情，给南宫就撒谎，难免生气，弄出轻微响声，立即被南宫就和那不知名的老者发觉，于是一齐出手，要把房顶的人打下来。

周琼花和吴海星听得下面喝声“着”，酒杯已带着尖锐的破空之声，飞至面门，吴海星百忙中使出“铁板桥”功夫，脚尖似钉子般钉在光滑的瓷瓦之上，身子向后仰倒，平贴在瓦面之上，避过酒杯。周琼花平生屡经大敌，骤遇暗袭，却是不慌不忙，双袖齐扬，早把两个酒杯卷入袖中。

南宫就和那苍老声音的老者见酒杯冲出瓦面后毫无声息，宛若泥牛入海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，早知来人是个绝顶高手，忙一齐掣出兵器来，凝神戒备。

厅中众人见南宫就和老者一齐出手，却不见有何反应，还以为他们是在故弄玄虚，以技骄人。不料，心念未了，众人但觉眼前一花，房顶上早跃下两条黑影，似鬼魅般出现厅上。

吕得光知鬼魂怕光，连忙一揉双眼，定睛一瞧，见是周琼花和吴海星，大吃一惊，慌忙缩身躲在众人之后，王秦坚和曾龙更是吓得和傅冬一齐钻进桌子底下。

索额隆见吕得光和王秦坚等人一副狼狈象，气得在每人屁股上踢了一脚。他毕竟是清兵征南元帅，身经百战，虽被周琼花母女气势所慑，却是镇定自如，向周琼花母女哈哈笑道：“不知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一起喝一杯如何？”

周琼花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不是早就‘敬’我母女一杯了么？”说罢，双袖齐扬，袖中两只酒杯一齐向南宫就和那苍音老者飞去。周琼花站在房顶之上，虽然看不见发杯偷袭之人，但一进大厅，已知在一众高手之中，以南宫就和这老者武功最高，发杯之人，非他俩莫属，故而将刚才卷入袖中的两只酒杯，一齐向他俩飞去。

南宫就见酒杯在周琼花袖中甩出，劲急之极，急忙避开，背后一个卫兵却被他让过的酒杯击在面门之上，惨叫一声，向后便倒。与此同时，那老者见杯子直扑面门，劲力奇大，也不敢伸手去接，忙将手中兵器向酒杯一拨，“兵”地一声，酒杯炸成粉碎，一片碎瓷划破曾龙脸颊，鲜血直流。曾龙痛叫出声，连忙双手掩面，连连后退，正好被那名栽倒的卫兵拌了跤，跌倒在地。

南宫就怒道：“你就是杀我兄长的周琼花，今天正好向你讨还这笔旧帐！”说着，手中兵器一摆，直向周琼花扑上。

南宫就的兵器乃是精钢燕子尾，其名为燕子尾，顾名思义，乃是用精钢铸造形如燕子尾巴的兵器，其把有护手，尖端两把利刃似张开的剪刀，象叉开的燕子尾羽，故而得名。这种兵器防守时可以锁拿刀剑，兼作盾牌用，进攻时可使用刀剑钢叉的路数，厉害无比。南宫就本来和其兄一样，也是使剑，后来，南宫显在五指山论剑，被徐天成夫妇所败。他从武林中人听说，徐天成夫妇的天风海雨剑法冠绝武林，自忖以己之剑法造诣，即使练到最高境界，也难与其匹，于是煞费苦心，研制了名为“燕鸟尾”这样一种专门克制刀剑的奇门兵器，企图以此来跟徐天成夫妇相抗。他深知周琼花的厉害，虽然仗着有大批高手壮胆，气势凶凶地抢先出手，还是色厉内荏，不敢冒险进攻，而是使出半攻半守的招数，不求胜，先防败，提防周琼花反击。

南宫就使出攻守兼备的招数，防止周琼花反击，自以为得计，岂知正是下下之策，正好把自己摆在有败无胜的境地。周琼花的海雨剑法，恰是以进攻见长，剑法一经展开，便如骤雨一般，剑尖似千点万点雨点，纷纷错落，就似有千把万把长剑，一齐向南宫就周身穴道刺来，把南宫就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南宫就出手便是“春云乍展”这一招攻守兼备的招数，第二招“春燕穿帘”尚未使出，早被周琼花“燕巢鸠占”反客为主，抢了先手。周琼花第一招抢得先手，海雨剑法使开，“雨打芭蕉”、“急雨摧花”、“雨沃桃花”、“骤雨追魂”，一招紧似一招，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上，直把南宫就杀得个手忙



脚乱，防不胜防。南宫就忙把燕鸟尾舞个风雨不透，紧守门户，恰似撑起一把无形雨伞，挡住暴风骤雨的急攻。南宫就一出手便落在下风，使出浑身解数，还是难于抵挡，不由暗暗心惊：“想不到我在深山苦练廿余年，自以为武功大进，天下无敌，徐天成死后，周琼花折了一支翅膀，再难双剑合璧，使出天下无双的天风海雨剑法，岂料单周琼花一人的海雨剑，就令我防不胜防，怪不得当年我兄长丧在她夫妻剑下！”

那干瘦老者听南宫就自诩武功天下第一，见他一出手便落在下风，有意给他个难看，不肯出手帮他，想让周琼花挫一挫他的锐气。不料周琼花的厉害，更出老者意料之外，眼看着再不出手，南宫就将丧在她的剑下，于是打个哈哈道：“周女侠剑法果然高强，怪不得一进大厅便向我俩出手。哈哈，我本待旁观两大高手的高招，不想一时见猎心喜，技痒难搔，想领教周女侠的高招，周女侠不会怪我这个南蛮不懂中原武林江湖规矩，想以多为胜吧？”

原来，这个自称“南蛮”的干瘦老者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阮玉姬和阮氏梅的师伯，号称安南第一高手的武大忠，因人长得尖嘴猴腮，身躯干瘪，象个猴子，固而人叫“猴鹰”。他人怪，手中兵刃更怪，使的是一把没有尖刃的长四方形的铤形黑剑，剑法怪异之极，宛若猕猴扑击一般，绝不同对手硬拚，而是一沾就退，退而复上，仗着轻灵的身法步法，乘瑕抵隙，从旁协助南宫就，牵制周琼花的急攻。

周琼花一见武大忠手中的黑剑，乃是采自安南凉山玄铁铸成，看似不显眼，实是一件宝物，已知此人身份，冷冷笑道：“我道是何方高明，原来是安南魔猴武前辈。你自知南蛮不懂规矩，尽管出手好了，如果你还懂得江湖规矩，又如何